

疯狂的月亮

李本深

她是一个从“绝情冢”村里来的女人，
是一个卖馄饨的女人，
是同一个个傻乎乎的男人共同生活了多年，
又过着寡居生活的女人，
更是一个没有人会可怜的女人。

寒夜会来么？不知道。

——梦是不该再来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

疯狂的月亮

惠太 著

(京)新登字002号

内 容 说 明

在一个奇特的月夜里,小城馄饨店的风流女掌柜突然死于非命。她是个年轻漂亮而又历尽艰辛的女人,她背弃了得精神病的丈夫,先后同几个男人有过特殊关系。

随着侦破活动的展开,展示了女主人公何桂花与“大眼睛”、周贵成、二勇等人物命运的变化,演绎出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

小说揭示了爱与恨、美与丑、善良与罪恶、纯情与淫荡、清白与污浊的交织变幻,及人对财富的追求与冲突。

这里既是一幅西北的民俗风情画,又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责任编辑:李丹妮 王建国

疯狂的月亮

Fengkuang de Yuelia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3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1 $\frac{1}{2}$ 插页2

1992年5月北京第1版 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330

ISBN 7-02-001289-8/I·1261 定价 6.20 元

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古城仲夏夜天空上浮起了一轮巨大而怪异的月亮，撒下满天银色的羽毛和白垩似的尘埃，久久不落。整个夜空里氤氲弥漫。那月亮喷吐着幽蓝色的火焰，向着广漠空间辐射森森的冷气，月宫的暗影也出现了活动的幻像，酷似包裹在羊水里的胎儿骚动不安，呼之欲出……

古城里几乎所有的人们都在那个时候看见了那轮巨大而怪异的月亮。他们不约而同地被一股奇怪的引力吸引着，蹀躞到景致暧昧的街头，朝广漠的夜空延颈遥望。动物们的某些感觉似乎比人还要灵敏一些。街巷里窜出的狗，朝那月亮狂热地大吠不止，疯狂地咬叫成一片。一群群鸦雀从蓝色薄膜般的夜空中集群飞过，惊惶地聒噪着，犹如一团团疾驰的乌云。聚集成一堆一堆纳凉的老人们那嗡嗡嗡的话语声宛如几十架纺车一齐摇动，议论的话题也纷纷是说：从来没见过如此怪异的月亮，也从没见过这大群大群的鸦雀从月下集群飞过的奇异景象！

南味斋馄饨店的风流女掌柜就是在这天夜里，在她寝室里的床上被谋杀的。

这是一件轰动了整个古城的谋杀案。

引起轰动的原因除了案件本身的奇特，还在于一种巧合：就在这案子发生前的早几个小时，这位女掌柜的绰约风姿还

2023/17
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过，她作为个体户的先进代表在表彰会议上露面。虽然，电视节目的录制是早两天的事情。

小城里的居民们对南味斋馄饨店的年轻女掌柜并不陌生，几乎人人都品尝过南味斋的独特的鸡汤馄饨，不少人都抬头低头地同她打过招呼。但她面带动人微笑和几分恰到好处的矜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人们还是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叹：谁会相信这是一位生过两个孩子的三十岁的女人呢！这是个让女人们充满嫉妒、使男人们想入非非的女人。

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她，穿着一件紫花绸连衣裙，从花色到款式都很新颖，大约是广州货，在当时的小城里并不多见。（这条裙子在出事的当天晚上就搭晒在院子里的一根铁丝绳上，许是女主人没顾得收回去，也许是忘了；总之，这条裙子后来不见了。）她穿这件裙子非常好看，活泼、大方，该突出的部位都很突出。人们注意到县委的一个领导往她胸前别一朵大红花时的笨手笨脚的样子挺好笑，仿佛很担心将别针刺进她肉里去。接下来便鼓掌。接下来便是她美丽微笑的一个大特写。她胸前那朵大红花的飘带上印着“光荣致富”四个烫金的隶体字。

人们注目的不是那朵大红花，而是她背后那笔令人眼红的财富。同时，人们似乎对这位有几分妖艳气的女人的诸多风流传闻更有兴趣。他们在电视机旁嘁嘁嚓嚓地说着各种的闲言碎语。假如将这些闲言碎语统统收罗起来，就不难形成一个印象——一个败坏的女人。

好在南味斋的风流女掌柜在电视屏幕上并没逗留多久，便被“鞋儿破、帽儿破”的济公活佛取而代之了。

小城里的人们谁也不曾料到在当天夜里，在那个巨大而怪异的月亮滑上中天，辉耀着仲夏夜迷惘之梦和那个寂静小院里的那棵绿色火焰般的沙枣树时，南味斋馄饨店的风流女掌柜，那个刚刚在电视上风光了一场的女人，会突然死于非命……

2

上午十点钟左右，在南味斋馄饨店里做事的两个粗腰胖腿的姑娘，为着店面上的某些生意事项，来向她们的女掌柜请示。当时，女掌柜独自居住的那间西厢房的屋门是碰着暗锁的。窗户上拉着窗帘。两个姑娘敲了半天门，屋里却没人应声，隔着门又喊了一阵，也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从窗户上看吧，还隔着一道绿色的纱窗和一道粉红色的窗帘，看不见屋里的情形。

“在哩，人在屋里哩！”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东屋那道垂着的竹门帘里面飘了出来。两个胖姑娘一同回头，注意到有一个乌黑而苍老的人影隐在东屋的竹帘后面。那是芦奶奶。透过竹帘，能看见芦奶奶手里勾着一杆尺二长的黄铜烟袋。东屋里同时还传出两声干巴空洞的咳嗽声，那是老刘爷。这两位老人，是女掌柜的院邻，在这座小院里住了快有半个世纪了。

人在屋里却敲不开门。情况似乎有点异样。

商量的结果，由一个胖姑娘踩着一条板凳，从门顶上狭

长的气窗往屋里窥看。那胖姑娘突然发出一声骇人的尖叫，从板凳上骨碌下来，原本一张红嘟嘟的胖脸儿，刹时变成了白纸的颜色，只是母鸡般地叫唤，竟说不出一句囫圇的话来……

东屋里的两个老人闻声赶出来。铁皮匠老刘爷的身子骨看上去还十分硬朗。他再不询问，亲自踩了板凳爬到门顶窗上去察看，也禁不住“噢唷”地叫出声，五官大移了位置：

“果然出了人命了！快，快，快给公安局报案！”

芦奶奶法制观念极强地说：

“你跟那姑娘一起去。我跟这姑娘保护现场，等公安局的人来。你碰见街坊四邻也先不要惊动……”

老刘爷应声而去，脚步里顿然少了几分拖泥带水的老态。

院子里就剩下另外一个胖姑娘和芦奶奶了。

深深的小院落，一时阒寂无声。靠近一溜北屋的那面，长着一棵孤零零的沙枣树，满树叶片在微风中沙沙抖动，燃烧着一蓬绿色的火焰，高高地卷过屋檐去。乌黑的屋檐下，正有一窝赤眼蜂，围绕着一棵多头的向日葵疯狂地穿梭飞舞，振动的翅膀发出类似摇动木制纺车的嗡嗡声响。离赤眼蜂不远的地方，顺着挂满雨漏痕的墙面往上看，屋檐下的墙角里，斜挂着一张图形极为规则的八卦形蛛网，呈现出暗灰色的色调。从蛛网的正中心里，长长直直地悠下一道若断若连的蛛丝来，在几乎要碰到地面的那一端，垂吊着一只硕大的蜘蛛，形状或许比普通大衣上的黑色纽扣还要大些。那八条挠动着的蜘蛛腿，差不多和螃蟹的八只脚相似了。

那胖姑娘正不可抑制地发抖，一只枯瘦的、满是青色筋络和褐色斑点的手，攥着她一条浑圆又富有弹性的胳膊。

“不要害怕，姑娘。”

胖姑娘望着面前这个又瘦又小、差不多已完全脱了水的老妪，如瞪视着远古的一个怪物，惊讶非常。这老妪的额头正中还印着一个拔了火罐的紫色圆痕。只有那圆痕里的皮肉是紧绷的；除此以外，满脸都是网状和丝络状的褶皱。掉光了牙齿的嘴巴已整个儿瘪陷下去了，但那一双深藏在眼窝里的老眼却明亮似漆。

“我早就知道，总有一天会出人命的，你看怎么样？真的就出了人命了，我没说错吧？唔唔唔，落了一院子的麻雀屎，你瞅……”

芦奶奶自言自语唠叨着。那胖姑娘心中的恐惧却一点儿也没消退，只盼着快些来人。她觉得那老妪一把冰凉锋利的指甲，简直要掐嵌进她胳膊的肉里去了！

好在没多大会儿，呜呜的警车就开进了深深的小巷。扑通扑通的脚步声在街门道里一阵乱响，进来了四五个戴大檐帽的警察。领头的是刑警队长田玉山。进到院里，田玉山狠劲儿掐了两下鼻子，问跟在身边的几个警察：

“什么味儿？”

那几个警察也都吸了吸鼻子，但什么味儿也没嗅出来。田玉山又吸了两下鼻子。谁也说不上他到底嗅出了什么味儿……

每到一案发现场，田玉山都要先吸两下鼻子，就像是一只警犬。其实这只是他的习惯而已。

每一样东西都有一种形状，每一样乐器都有一种声音，每一个灵魂都有一种颜色；而每一宗案件，田玉山认为都有一

种味道。当然，这可不是从公安大学的课程上学来的；在那里，也许可以学习到许多侦破案件的方法和手段，但绝对学不到一种超验性的感觉，或者说感应。后者的唯心气息比较浓厚，甚或有一种神秘主义。所以仅仅属于个人，是一种说不清缘由的习惯。

今天田玉山嗅到的是某种诡秘的气息和某种腐烂——准确地说是在慢慢腐烂的气息。

情况是明了的。现场看起来保护得挺好。田玉山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然后朝他的伙伴们点了点头。不必他多说什么，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他的助手戴着白手套，巧妙地打开西厢房门上的暗锁，小心地推开门之后，屋里的情形便在眼前了。

按理说，田玉山应该首先看见被害人的尸体，但实际上，他首先看见的是一台落地风扇，那风扇此刻还在呼噜噜地旋转着。这使他的心理感觉变得多少舒展了一些，因为那毕竟是一样活动的东西。另外，由于粉红色窗帘的缘故，整个屋子里的颜色是柔和的，偏暖的。一条象牙白色的形体从这柔和偏暖的色调里凸现出来——南味斋的女掌柜以一种柔软而又舒展的姿势，僵硬地横斜在一张显得过分宽大的席梦思软床上，身体几乎全裸着。向后仰着的头正耷拉在冲他这面的床沿上，一头长长的乌发纷纷乱乱地披散下来，被落地风扇吹过来的阵阵凉风吹拂着，如同漂浮在海水里的海带。田玉山没有多看她的两只眼睛；差不多所有被害者的眼睛（如果还睁着的话）都是一样的——你几乎不能一下子看见那散大了的瞳孔，而首先看到的必定是翻出过多的白眼仁，那是渍在世

界末日的恐怖之中的两颗不再转动的球体。

他注意到死者白皙的脖颈里几处浅紫色的伤痕。

床上一片狼藉：一只枕头和一条印花的毛巾被几乎要掉落在床下了，床单揉皱得很厉害。显然，这女人在被害之前，曾同凶手进行过一番厮打搏斗，或者仅仅是挣扎着的扭动，但最后还是被凶手以窒息的手段致死了。这是没有疑问的。

他的一位同伴开始现场拍照了。万次闪光灯的惨白的光束，将这间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居室切割得支离破碎、一片凌乱……

南味斋女掌柜的这间私人卧室在这个小城市里算得上是“领导新潮流”的了。席梦思软床是带着镀铜金属床架的。几样样式时新的组合式家具，看样子买来还没多久。菲利浦二十吋遥控的大彩电、万宝双门冰箱、摩星立体声收录机，还有一台录相机，国产货，倒不是什么好牌子。在一只紫红色长沙发对面的那个墙角里，摆着一个比床头柜稍稍高出一些的钢铁保险柜，深绿色漆面，镀铬把手上方，是圆圆的、打着一圈冰冷数目字的密码盘。

说实话，田玉山很讨厌这个四方四正、笨头笨脑的铁家伙。它不过是一种财富的外在象征，丝毫也不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他的目光几乎没怎么停留，便转向浅栗色的橱柜上去了——那上面端正地摆着一尊滴水观音。慈眉善目，玉带临风，活像是从云霓里飘降下来的。她是一个沉默的见证人，或许还是目睹了一场罪恶的惟一的见证人。他想。

他的配合默契的同伴们正忙着取证。他们不会放过罪犯可能留下痕迹的地方：譬如指纹。这是件繁琐的工作，需要

细心和耐心。不过，有些东西是一眼就可望见的。譬如零乱地丢在光滑的细水泥地面的那七八只烟蒂。其中有几只是带着过滤嘴的，有几只则不带。有的是自燃到熄灭的，有的则是被用力拧碎在地上的；用手，或者用鞋。茶几上的一只玻璃烟缸里却没有什么烟蒂，只有几根熄灭了的火柴杆儿。吸剩的烟蒂不扔在烟灰缸里，而是扔在地上，这里面就不单单是一种习惯，更包含了一种文化修养。而且，他注意到燃烧过的火柴梗同丢弃在地上的烟蒂的数目很不一致。要不是有一个男人曾在这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而且抽两种烟的话；就是有两个男人曾在这里抽烟，抽两种烟，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一个使用了火柴，而另一个则使用打火机。

另外，床沿上还有几根长长的断发。那毫无疑问是女主人的。这不奇怪。但问题是那几根断发的散落，相对比较集中。这挺有意思。

“把这收起来。”田玉山说。

取样之后，一个伙计问，那个保险箱怎么办？

“封起来。”田玉山说。

说罢这句话，他就走到院子里去了。七月的太阳，正光芒万丈。他该面对着一群活着的人了。他点燃了一支烟。街门道里已经拥塞着好多人了。老刘爷正在协助一个刑警设法阻止那一群人靠近现场。田玉山在人们嗡嗡的窃窃私语里，觉出了一片可怖的死寂——没有哭声，也没有叹息。有的只是那一双双呆呆的眼睛，眼睛，还是眼睛。他觉得他们活像是一群羔羊，说不上可爱，但也说不上可厌。

田玉山移开了视线，再次四下里观察这个院子。他对无

生命的建筑物的兴趣比对人的兴趣要大一些。无生命的建筑物虽然冷漠但却真实，因为它们相互的关系处在纯物理的空间里。不像人，人总是带着很大的虚伪和矫饰的成份，天底下最难捉摸的便是人。

这院子并不大，但的确有些年代了。一溜北房和两间东房都是高檐的斜屋顶。东房比北房看上去更古旧一些，还保留着乌黑的花格子窗户。这种窗户只要一拳上去，便会插个稀里哗啦。北屋倒是经过修缮的，窗户都换成了三叶玻璃的窗户。但北面紧靠东头的一间屋子没有修缮过，好像是一间堆放杂物的空房子，连门也还是两扇老式对开的门。门板的木质也几近于朽孳了，裂着一条条的缝隙，上面还依稀看得出两张不知是哪年贴上去的门神，左面是尉迟敬德，右面是秦琼。这间破屋子只有一个窗户，开得很高，几乎开在接近屋檐处了，而且很小，被雨水潮黄了的窗纸，这里那里都破开了，其中一片狗舌头形状的，在微风里沙啦沙啦地来回摆动着。窗角上吊着一只野蜂的蜂巢。

田玉山觉得这间屋子透露出某种不祥，这间屋子里，没准儿在什么时候吊死过一个人。总之，这院子整个儿给人一种阴气太重的瘆人感觉……

出事的西厢房是这个院子里最新的一个建筑物，一砖到顶的红墙，半人高的墙裙是用水泥泥过的，上面还刻镶着简单而又俗气的图案花纹。

“我早就知道，总有一天要出人命的，我早就知道……”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田玉山背后响起。田玉山一回头，那个额头上印着紫色圆痕的干瘦老妪，已经佝偻地站在他身后

有一会儿了。奇怪的是他一点儿也没有听见她的脚步声。她手里勾着一杆尺二长的锃亮的黄铜烟袋，吸了一口，又吸了一口，袅袅的烟气从她瘪陷的嘴里徐徐地淡淡地冒出来。

田玉山看了看她那两只很标准的小脚。

“这院子里还有什么人？”他问。

“人？”芦奶奶模棱两可地摇摇头说，“她婆婆早住院啦，这家里就由着她日鬼呢……”

“她婆婆是住在那两间北屋里么？”田玉山问。

“中风了。孙女儿在医院里陪着哩。”

田玉山突然有些烦躁了：“我问你这院里还住着什么人？”

“大眼睛。”

“大眼睛？谁是大眼睛？”

她朝那两扇贴着破旧门神的门努了努瘪嘴：

“大眼睛，就是她的男人……”

唔？那他怎么不出来露露面呢！田玉山这么想。老家伙看出了他眼里的疑问，勾着黄铜烟袋又吸了一口烟说：

“是个瓜子，脑子不机敏。”

这时候，一个助手过来问田玉山，是否可以把尸体运走？法医带着担架已经到了。

田玉山点了点头。

就在抬着尸体的担架从西厢房里挤出来，往街门道里抬去的时候，一声男人的凄厉嚎叫将凝滞的空气猛地撕扯开了。

“呜呜呜……嚎嚎嚎……”

一团浑浊的颜色从那两扇贴着门神的、朽孽了的门板之

间闪现出来。田玉山微微一怔，顺声望去，但见那男人的脸色灰白相间，深浅不匀。整个面部肌肉神经质地抽搐颤动。抽搐得那么厉害，以致连葡萄紫色的阔大嘴唇也扯歪了。两只眼睛很大，很魔幻，含着一种怯懦的恐惧，还有几分骇人的怪诞。那男人整个地光赤着上身，胸腔的肋条根根可数；却在头顶上扣着一顶破旧的蓝布帽子，十分腌臢，帽舌头软软地耷拉成W形，边缘已经起毛。

“呜呜嗨嗨……抢人啦……毛主席啊……”

田玉山的一个助手赶紧朝那男人喊

“站住！不要胡闹！”

“打了麻醉针啦……抢人啦……”

田玉山交抱了双臂立在几步以外，望着这个突然出现的、说不准年龄的、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奇怪男人。助手们正试图拦住他。但田玉山却对他们说：

“叫他看看。”

担架停下了。盖着尸体的白色布单撩开了一角，正好露出被害人的头部。小院里剧烈震荡的空气就在那一刻凝结住了。大眼睛走到担架边的样子活像是个夜游症患者，穿在脚上的一双破烂胶鞋踩在地上不出声响。他望见凝固在白被单下的那张脸了。但奇怪的是他仿佛认不出这张女人的脸了，弯下腰去看了两遍之后才好似恍然地回想起来，踩高跷似的往后退了两步，伴着突然从胸臆间挤出的一声怪噪，抱头转身，刺猬般地滚回了那间屋去：

“杀人啦……”

田玉山做了个手势，让他们把尸体快些抬走。

3

南味斋女掌柜的公公的爷爷，只身一人，从江南某个小镇千里迢迢来这里闯生活的时候，古城的四座城门还由绿营军的戍卒把守着。弥陀寺的古老钟声每天于同一个时辰敲响，烟云笼罩着的莲花山上的七级宝塔那笋尖似的影子，站在弥陀寺的钟楼上便可以眺望得见。这座地处丝绸古道上的边城，虽然已歇了一度的繁华，但驿马交驰的景象日夕可见：从漠北、从蒙古草地跋涉过来的驼队，穿梭一过，便是长长的百十链，驼铃声从城东响到城西。入夜，则满城都是一片荧荧煌煌的烛光。时常有三只两只狗，在凹凸不平的土街上蹀躞。陋巷里偶尔飘出喑哑的胡琴声和袅袅的箫声，多半奏的是《阳关三迭》之类的古曲，用感伤凄清的情调缅怀古时的繁华旧梦。

南味斋的创始人就在那个时候挑着馄饨挑子，串街走巷叫卖他的南味鸡汤馄饨。人们叫他“扁担李”。“扁担李”的南味馄饨风味独特，堪称一绝，早送大衙门，晚送王府家，从戏园子卖到妓院，生意很是红火。到了第二代“扁担李”手里，居然歇去了馄饨挑子，盘下了山西帮的一处货栈，造起天棚，修起门面，请当时的县太爷手书“南味斋”金字匾额，高悬门头。择了黄道吉日，开市大吉。除了仍旧经营有名的南味鸡汤馄饨，还承办全席大菜，为大家大户做排场喜筵、寿筵。一时竟成了古城里第一流的酒楼饭庄。单是掌勺的伙头名厨，多的时

候用到八个。跑堂的吆喝声不断，即使隔着一条街也听得见热闹的脆嚷。讲究的是客人落座一壶茶，景德镇的大肚子瓷壶里滚烫地泡一壶茉莉香片。冬天的铜盘火锅，吃到最后也还是煮得咕噜噜的。夏日的席间，凉水绞湿的手巾帕子在店堂里滴溜溜飞来飞去，飞转出一片风吹荷叶的景象……

若不是后来遇上连年灾荒战乱，南味斋的生意真想象不出会发达到什么地步！临到解放的时候，南味斋虽然已不大景气，但凭了老字号的招牌和货真价实的信誉，生意在行当里还是占先的。

工商业改造的时候，南味斋公私合营，改名易号，变成了“大众食堂”。南味鸡汤馄饨先是有，渐渐也就没有了，主卖蒸馍和炒菜。作为资方代理人的“扁担李”，从此再没有什么作为；只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候，殚思极虑地发明了“洋芋吃法五百种”，引起过省、地、县三级领导的重视，风风火火地大力推广过一阵。不过很快就连洋芋秧子也吃不到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大众食堂的牌子就换成了“工农兵饭馆”。且不说营业状况，光说那儿的卫生就叫人望而却步了——一挑起那条油腻腻的门帘，嗡嗡乱叫的绿头苍蝇如闹灾的蝗虫，直扑你的眼帘、钻你的鼻孔。几乎所有的板凳都是三条腿，而且用铁链子锁成连环防盗。顾客在摇晃的饭桌旁一坐下，就有几个乞丐的叫人恶心的脏手同时伸过来。你这边刚端起豁豁牙牙的碗，那面恶声恶气的服务员已在乒乒乓乓地收拾桌椅板凳，扫帚扬扫得灰尘弥漫了……

世事变迁，南味斋鸡汤馄饨的美味仅只存留于古城人们的记忆里面；也只在提起旧话的时候，才少不了几声唏嘘感

叹。

谁也没有料到，南味斋的金字招牌有朝一日还会再度高悬市面，南味斋的鸡汤馄饨还会再度香满古城。而且，谁也没有料到，使南味斋起死回生、东山再起的人，并不是“扁担李”的后裔，却是“扁担李”家的两代媳妇：一老一少，两个女人！

就在“疙瘩何家”村里的那个十八岁的姑娘桂花子嫁到城里“扁担李”家不久，就有一个挑着馄饨挑子的姑娘的身影时常在古城的背街僻巷里出现了。那时候，她肯定做梦都想不到在七、八年之后，她会成为南味斋的阔气的女掌柜；更想不到在十二年之后的夏天的那个夜里，她会被一双罪恶之手紧紧扼死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她肯定做梦都想不到这些。

从疙瘩何家村来的她，那时成天围着一块土里土气的方格子头巾，穿着一双带袷儿的方口布鞋，串街走巷、偷偷摸摸卖馄饨。

由是，小城里的人们才知道南味斋的馄饨手艺并没有失传；还知道“扁担李”家从穷乡僻壤的疙瘩何家娶来了一个身材细瘦、皮肤黝黑、拖着两条看上去没有一点油性的辫子的姑娘来做媳妇。人们最初以为，之所以要从乡下娶媳妇，大半是因为“扁担李”家阶级成份高的缘故。如果丢开这一层看，似乎也体现着“扁担李”家的一种传统，即不重门第。当年，南味斋最早的创业者便是娶了当地的一个寡妇。而桂花子的婆婆，当年也曾是个流落街头的孤女，饿得皮包骨头，还生着满头的虱子。南味斋的掌柜给了这孤女一个烧饼，领回来就收养在了店里。从十岁养活到十六岁的时候，便给自家做了儿媳妇。由此可见，从一根扁担开始创业的“扁担李”，在婚姻观